

朔州诗词学会  
金秋怀仁行吟(下)

## 有朋远方来

●王秉权

邀师友来访前日  
约日临期绪万千，心头雀跃夜无眠。  
神交师友明朝至，疑恐轻疏顾不全。

与师友聚餐  
小店今朝爆满宾，群仙荟萃聚凡尘。  
千杯浊酒言难尽，再借刘伶几百钧。

送别采风团  
握别宾朋小店东，愁思尽在不言中。  
如何抛却凡尘事？共踏山河万里风。

## 访龙园

●郭志宏

驱车来宝地，鹅语远相呼。  
绿海翻波浪，苍穹入画图。  
秧垂红玛瑙，藤挂紫珍珠。  
主谓田间客，元为捉笔儒。

## 龙园一号葡萄

●杨静函

串串玲珑幻紫光，平畴秀色郁苍苍。  
勤枝摇曳珍珠满，高架分明锦绣藏。  
解意熏风催熟果，含羞倩影罩轻霜。  
龙园落脚添诗梦，颗颗甘甜胜蜜糖。

## 小桃红·葡萄

●贺桂梅

千畴烟紫几经秋。串串玲珑秀。  
惊了须眉讶红袖。数回头。  
尝来浓似旧家酒。饱看仙境，漫  
题心净，一醉在云州。

## 参观葡萄园

●宣莹

植志沃田勤力耕，紫晶藤蔓绿生生。  
香甜多汁入回味，金水土园秉秉情。

## 游玩鲁沟网红桥

●王爱芬

傍云吊着倒长虹，犹许竹排垂碧穹。  
坐卧英雄疑醉酒，飘摇孤胆试轻功。  
扶栏幸有肩同臂，列队踟蹰媪与翁。  
桥下烟波虚气垫，江湖何故此身中。

## 梦筑田园

●武映梅

梦筑田园花果蔬，辛勤付出廿年余。  
栽苗肥土高科借，戴月餐风野旷居。  
修筑辣子争鲜美，圆滚西瓜引咽津。  
壮心雅兴同飞起，料定陶公叹不如。

## 清平乐·龙园种梦

●尚花平

龙园种梦，几载青春奉。鬓角添霜何足痛，践约初心念重。  
终得瓜果飘香，闲来夜赋诗章。  
野村林泉乐享，平仄岁月悠长。

## 赠田园诗人

●王文泉

爽心秋日访能人，迎面大棚相比邻。  
藤蔓拥门凝紫翠，葡萄满架聚奇珍。  
修长辣子争鲜美，圆滚西瓜引咽津。  
梦在田园堪艳美，蒸蒸事业醉红尘。

## 登清凉山

●王永忠

泉出山尖顺势流，清凉漫漫雾云稠。  
神仙俱在空灵地，一片禅心自可修。

## 登清凉山

●张秋娟

林岚葱郁掩飞甍，笑口弥陀迎众生。  
放眼还须凌绝顶，抒怀何但叹浮名。  
龙泉玉泻染尘垢，心字香烧许太平。  
袅袅梵音陶本性，虚无舍得一身轻。

## 登清凉山(外一)

●赵贵平

北岭梵音钟磬声，南坡蔚郁鸟乌鸣。  
修行悟道清虚界，领略风光大不同。  
“塞上果王”王秉权  
掌中亩田，笔下涌诗篇。  
播种山川绿，歌吟锦绣园。  
男儿存远志，执意返乡关。  
归隐桃源里，兴农梦点燃。

## 赠农民诗人王秉权

●赵志霄

陌上桑田案上书，忙人犹练静功夫。  
青藤架下清秋夜，一枕吟歌带露珠。

## 怀仁行

●陈永胜

游览鲁沟村  
怀仁大美鲁沟村，名不虚传动我心。  
花海芬芳花竞放，乡村振兴作地生金。  
致王秉权  
龙首高山荡白云，秉权果业喜迎君。  
人人都赞果园美，四季何曾不费心？  
清凉寺  
清凉寺里正清凉，唤起秋风阵阵香。  
仰望半山弥勒笑，人间处处好风光。

## 游秉权葡萄园

●杨怀胜

风清新时路渐深，香能嚼嚼画能临。  
葡萄串似珍珠串，润在舌尖甜在心。

二  
褪去浮华见本真，玲珑一似女儿身。  
心中自有佳滋味，依旧年年逐故人。

## 赠金水土果业

●王碧君

紫玉垂垂照眼明，春华秋实赖人耕。  
时光入酿芸芸念，水土流金碌碌情。  
天勉先生鸿雁志，地酬我辈稻粱成。  
何当做个逍遥客？也说丰收再举杯。

## 秋行金水土果业公司

●王文昌

清风满路碧云间，绿意缠绵向远山。  
陌上葡萄凝紫玉，栏前辣椒笑丹颜。  
东篱酒话犁锄苦，宾客吟怀稼穡艰。  
安守耕耘知露冷，春秋几度一心闲。

## 清平乐·鲁沟游玩网红桥

●温秀芳

阳光正好，细柳乘风袅。七彩虹桥云水少，共我童心不老。  
顿时兴起堪豪，凭高一望霜凋。  
难奈人间欢趣，桥心取道飘飘。

## 登清凉山顶魁星砖塔

●李宇霞

凡心何以寄，一步一禅台。  
俯瞰白云漫，莲花朵朵开。

## 金水土果业采风记

●李必剑

云州八月金风爽，塞北东乡感溯潇。  
龙首苍茫一秋醉，桑子迢迢百年纤。  
流香瓜果凝霜露，宴客诚心在玉壶。  
守拙归田诗兴好，觥筹庆岁敬屠苏。

## 龙园一号葡萄吟

●胡文霞

紫霞仙子素衣裁，何处芳园香袭来？  
应是怀仁耕读乐，清风常访秉权台。

## 鲁沟游园

●孙振兴

足壮赏观名朔方，山光水色似潇湘。  
老夫也识欣兴美，一样流连赋乐章。

## 访金水土果业感赋

●赵瑞玲

采风诗友约金秋，欣向清香访沃畴。  
最是葡萄藤上挂，堪怜蜜串望中收。  
龙园一号墙桃李，顾客千人车水流。  
塞上果王迷果植，骚人哪个觅丹丘。

## 参观金水土果业有感

●郭 劼

相集清词事，长情结伴裁。  
今晨同约道，轻轶共飞埃。  
果碧珍珠坠，椒红翡翠培。  
殷勤诗韵酒，独为一人来。



## 山乡采秋

●魏益君

子。在我逗玩小家伙的时候，大嫂已为我煮上了今秋摘的新鲜板栗。

我和大嫂在榆树下一起剥着玉米，唠着家常。我问大嫂儿媳好吗，对您是否孝顺。大嫂喜滋滋地说：“庄稼人不图别的，就图会过日子。媳妇对我很好，也很能干。”大嫂用手指那片新栽植的核桃园，“那就是他们两口子栽的，明年再来你就能吃上俺家的核桃了。”

正说着，传来农用车的“突突”声，打眼望去，小媳妇驾一辆农用三轮，载一车大豆颠簸着驶来。

一年不见，小媳妇强悍壮实了许多，脸上没有了两片云霞，有的只是耕种劳作后的黝黑，写满秋天的韵味。看到我，小媳妇一口一个“魏作家”地叫着，完

全没有了去年的娇羞。

我对小媳妇说：“你婆婆夸你能干哩！”我的一句话，竟引发了小媳妇的兴致。小媳妇指着村下那个新建拦河坝说：“今年春上，上级给俺们建了这个拦河坝，可帮了大忙，明年我打算再承包一片荒山，全部栽上板栗。”

小媳妇的豁达开朗，与去年那个羞嗒嗒的新媳妇比，简直判若两人。等小媳妇的丈夫回来，榆树下，一桌香喷喷的农家饭已经做好。

吃饭间，我问大嫂：“去年进人，今年

添口，这两个秋天足以让您梦里笑醒了吧？”

大嫂的脸上现出红高粱般红晕，动情地说：“是啊，有党的好领导，我是越活越有味，越活越有劲了！”

饭后，小媳妇将打包好的山果给我装上车，在一家人的目送下，告别了这个热情淳朴的农家。

后视镜里，榆树下的大嫂一家挥舞着手臂深情目送，那情那景，定格成一幅山乡秋天最美的版画……

压题照片 马占俊 提供



## 少年时光懵懂行

●高伟

昨天回朔州参加高中同学孩子婚礼，没想到竟然见到了几位四十年不见的初中同学，让我大吃一惊大喜一场又感慨万分。四十多年前我们在一起读书学习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地重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候，我们都是少男少女，纯洁无邪，天真烂漫，皮肤像水一样嫩，头发像墨一样黑，快乐像星星一样多，时间好像永远没有尽头一样。

确切地说，是43年前，也就是1979年，我从南完小考入朔县二中，在初中14班读书，这是我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十二、三岁的年龄，世界观正在形成，老师同学们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我。

当时，刚刚恢复高考不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念还没有形成，正在变革的前夜，老师迷茫，学生混沌。二中教室的玻璃被淘气的学生打得一孔不剩，西街农业社早早辍学的少年骑着毛驴在学校横冲直撞，有的甚至坐在讲台上起哄，老师含着眼泪讲课。我们入学的时候是二中建校的第二年，没有围墙，没有大门，我和同学们在雪地里踢着一颗足球，从操场一直到了西古城。

担任我们十四班班主任时间最长的是李增老师，城西高庄人，刚刚从朔县师范毕业，年轻气盛，热情似火，和学生打成一片，我们都亲切地叫他“老李”。他们那一届师范毕业生，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学生，功底扎实。李老师教学有方，循循诱善，有一次我因为上课看连环画被李老师没收，下课后我到宿舍找李老

师要书，李老师问我什么书，我说《爱由生》，其实是《爱迪生》，但是很惭愧我那时候还不认识这个“迪”字，李老师说不

对，回家搞清楚再来，这个字我是终身难忘。有一个阶段，我们学习划分句子成分，就是主语谓语宾语等等，我因为买了一本参考书，所以对这方面知识理解透彻。李老师课堂上布置的作业，我每次都能准确划分，他总是摸摸我的头，半是疑惑，半是欣赏。我考上高中后，他继续关注关心我。那时候不像现在，人与人之间相见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每次遇见我都是千叮咛万嘱咐，“要打好基础，少看参考书”“要提高学习效率，利用好课堂45分钟”等等，好像还是我的班主任。遗憾的是，自从高中毕业后，已经40年没有见到李老师，一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有些不安。

我的同桌王金红，他父亲从山东来到朔县工作，是一名医生，在毛织厂对面的一处院子里居住，房屋狭隘拥挤，我常常去他们家找他玩耍。他有音乐天赋，老师教授的歌曲一学就会，我记得有一次在期末考试和他合唱了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被那位留着长发的冀月先老师打了一个高分呢，当然我是那位南郭先生——滥竽充数。他头脑聪明，适应能力强。参加工作不久学会了开车，在企业里那是一份好职业。后来又自己创业，在火车站路上开了一家饭店，我就是那个时候机缘巧合与他再次相见的，时间当是1994年，我刚刚结

婚。他当时已经有一辆二手汽车，拿着一个惹人注目的大哥大，要知道那时候几乎没有家庭轿车，他取得了和自己年龄不相符的成就。我清楚地记得，第二年我孩子住医院出院还是他开车送我们回母亲家的。随后几年因为孩子岁数小，我回朔州次数少，慢慢就又与他失去联系，捏指一算，又是快30年时间了，好像做了一场梦。

还有一位同学叶林，个子不高，也和我一样在前排就坐。当时我们正是青春叛逆期，但是老师家长都不善于引导教育，而是简单粗暴打骂。他和我小学就是同学，那时候他就调皮捣蛋，打架斗殴，老师把他父亲请到学校，他父亲在东关农业社放牛，估计也是文盲，拿起鞭子就抽他，但是最终也没有改变他。上初中，有一次物理周老师也是很粗暴，拿扫帚在讲台上打他，把扫帚打烂了打散了，他还是没有屈服没有讨饶，而且是昂首挺胸走下讲台。这位同学最终没有走上正道，这是他们家庭的必然，也是他自己注定的命运。尽管这样，他也是有同学情谊的。九十年代末，我父亲做生意失败在一个小区看大门，他正好住在这个小区，有一次和我父亲交谈，知道我父亲姓高就问，我有一同学高伟不知您认识不认识，我父亲说，那是我儿子啊。由此，他经常在门房和我父亲喝酒聊天，我是这样知道他的生活情况的。

还有一位同学，我们都叫他小名卢

## 朔县年俗杂忆(五十八)

## 坐席

●陈永胜

“哎呀，你不看今儿还有谁哩？印的大曾孙孙可是稀罕人哩。娃娃还怕是没吃过老奶的席哩呀。”老奶温和地说。

曾祖母，朔县人称老奶或老奶奶。我爷爷是老奶的长子，我父亲是独生子，所以我就自然成了爷爷的长孙。老奶是清代光绪中期出生的人，对长房长孙格外重视，因此要给我和爷爷吃席，和老奶一个地下住着的东正房里的我三爷一家人却没有这种待遇。

大约半个多钟头后，老奶的席就蒸熟了。

“赶紧收拦好炕桌桌，给大孙孙端上来，娃咋也饿坏啦。”老奶一声赶一声地催促着我爷爷。

“这一碗是好粉面做的‘红烧肉’，这一碗是粉面拌豆腐的丸子，这一碗是油炸豆腐，这一碗是油炸山药，这一碗是金针拌白菜。”爷爷往桌子上端一碗，老奶就给我报一碗的名。

“还有一碗是糖藕窝瓜。”

“咦？妈，您儿的荤席呢？”爷爷惊讶地问。

“妈怕荤气窜进素席里，你和大孙孙吃不香哩。妈今儿就和妞吃素呀。”老奶说着就先给我的甌甌里夹了一块“红烧肉”。这种“红烧肉”是用当地的一种“三不吃豌豆”加绿豆磨制的粉面做成的，油炸前先把出好的粉面染上一层丹红的色儿，再切成红烧猪肉片大小，给人的感觉像是红烧肉。

“吃哇，这不是肉。”爷爷示范性

了一口后说。

我学着爷爷的样子，夹了一片送到嘴里，只感觉未曾有过的香美，好像比母亲做的还香。至于说是什味道，至今难以形容。这是我第一次跟着爷爷到老奶家坐席。回想起来，这大约是1971年正月的事。

老奶的素席和我母亲的素席差不多，只是口感完全不一样。后来我才知道，母亲的手艺原来也是跟着老奶学来的。

## 二

中国是礼仪之邦，有礼尚往来的传统，在亲戚和朋友之间，正月里，你如果到人家那里吃了席，那一定是要还席的。不还是你的不对，是被人笑话的。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朔县人也陷在了贫困的地洞里，席往往是有名无实的，甚至连名也没有。烩一锅“三白片子”飘上几朵灰白的油花花就算不错了。然而，即使如此，人们依然美名其为“席”，一部分人依然乐于去坐席，依然乐于来还席；还有一部分人则是穷得不敢去坐什么席了。因为坐席容易还席难啊。

一碗一碗的席，与火锅或大烩菜比，最大的优点是保证了各种肉菜的风味，而且肉是肉，汤是汤，如果再装在细腻而又精致的景德镇或唐山出产的瓷碗里，那就更令人馋涎欲滴了。可是，做“碗子”也有弊端，首先是费工费时。其次是占地方，一个家用的四椅炕床顶多能放四碗。第三是不好吃对，一碗就是一碗，